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貞德秀

西山讀書記（三）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三

大
象
出
版
社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三

大
象
出
版
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三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 4

ISBN 978-7-5347-9746-0

I. ①全… II. ①上… III. ①中國歷史—史料—宋代
IV. ①K244. 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63932 號

全宋筆記		第十編 三
出版人	王劉純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	
製版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匯林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開本	640mm×960mm 1/16	26.75印張
字數	295千字	
印數	1—3000册	
定價	67.00元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李裕民
項目首席專家、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編纂委員會（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劉純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劉鋼 虞雲國
戴建國 查清華

目

錄

西山讀書記
(三)

真德秀
撰

◎真德秀撰

西山讀書記
(三)

劉光勝

整理

目錄

甲集三十一

甲集三十二

甲集三十三

甲集三十四

甲集三十五

甲集三十六

六

三〇

五五

八四

一〇九

一三六

甲集三十七

一六一

乙集下綱目

人臣輔治之法

一六九

綱領

一七〇

乙集下之一

一七四

乙集下之二

一七九

乙集下之三

一六六

乙集下之四

三一三

乙集下之五

三七三

西山讀書記（三）

校勘記

甲集三十一

朱子記南軒張氏之事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

爲也。

又曰：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病疾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姻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南軒事未畢

《詩·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鄭氏曰：「公，周公也。」程氏曰：「遜者，遜而弗居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爲安。几几，安也。」

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食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穿羅縛，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私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然舒

泰【一】，赤舄几几然也。」又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也。」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朱氏曰：「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明道對神宗言：「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曰：

「何故？」對曰：「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龜山集》載「上問王安石是聖人否」，餘同。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毛氏曰：「美盛貌。」有匪君子，匪，文章貌。

如切如磋【二】，治骨曰切，象曰磋。如琢如磨。治玉曰琢，石曰磨。瑟兮僕兮，瑟，矜莊貌。僕，寬大貌。

赫兮喧兮。赫，有明德赫赫然。喧，威儀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三】，忘也。瞻彼淇

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充耳，瑱也。琇瑩，美石。會弁如星。弁，皮弁。會，縫中飾以玉采。瞻彼淇奧，綠竹如簣。密比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

四庫本補。」
【二】
如切如磋 「磋」原作
「磋」，據四庫本改。
【三】
諼忘也 「諼」字原脫，據
四庫本補。

【四】

重較卿士之車也。「重較卿士之車也」一句原脫，據四庫本補。

【五】

以禮自飾。「飾」字原脫，據《程氏經說》卷三補。

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

《論語》：「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朱子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後人興起〔六〕，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南軒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後人興起。「後」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七】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朱子曰：「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七〕，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老者養之「老」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八】

「信我」原作「我信我也」，據四庫本乙正。

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八】。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如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靄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靄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南軒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於車馬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实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大公，而無物我之間矣。然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馴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亦妄意躡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朱子曰：「燕居，間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南軒曰：「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盛德之至，不勉而中也。」黃氏曰：「記此語者，足以見聖人渾然天理，與時偕行，一弛一張，皆有當然之則，初豈有心爲之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朱子曰：「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九】

「著」，據四庫本改。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朱子曰：「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

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朱子曰：「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朱子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南軒曰：「它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取同姓爲知禮哉？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取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醉氣之間，其天地造化歟？」愚按：聖人之言，如元氣之運，渾然無迹，而春生秋殺，默寓其中，如對王孫賈媚竈之問，答陽貨懷寶迷邦之誚，皆此類也。雖非學者所可望而及，然優游諷詠，涵浸而已，則其所以轉移變化於冥冥之中者，其益可勝計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南軒曰：「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爲能有常而無失。於齊衰哀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

天下之綱要，亦在是也。」

《鄉黨》：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程子曰：「《鄉黨》一篇，形容聖人動容注措甚

【一〇】
動容注措 「注措」，四庫
本作「周旋」。

好【一〇】，使學者宛然如見聖人。」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耆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南軒曰：「此篇所記，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入德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以馴致矣。」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此君未視朝時也。侃侃，剛直也。闇闇，和悅而諍也。此君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改。

【一一】
和悅而諍 「和」原作
「知」，據四庫本、乾隆本
改。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蹠如也。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蹠，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與立，謂同擯者也。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黃氏曰：「色勃、足蹠，被命之初也。揖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